

任寫任寫

朋友，你我認識已有十多個年頭，雖即如此，仍然有余生也「鈍」的感覺，不然的話，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延爆開來成為抗英熱潮之際，你我便不會不知所措的瑟縮在不知所云的「文藝園地」裡。其後更在「創建」式的沙龍中，香烟嫖娼，濶談兼幻想着迎接香港的新學潮使命，而且，第一樁事，便是在九龍塘區劃一塊圓圃，躬耕／苦讀／過節／交娛……直至有機會接觸「貴族生活」這名詞時，才媽呀的驚覺過來。

那時候，在「實驗學院」、「自由大學」等呀的調調兒中唯一接觸到的深刻課題，便只有黃繼持提出五四至卅年代以來的文學統應觀作「志士文學」，洋溢了磅礴的志士赴難的氣概、精神。與這個說法呼應的實踐，很快便藉釣魚台問題爆發得以實行，我們有機會感覺到釣魚台同樣召喚着我們邁入五四保土除賊的傳統交下來的使命，驚、固然驚，喜、亦不自禁。一下子，文談化作行動，精神着實好抖擻煥發。我們未充份計較日後會怎樣，但事業確已展開了第一步。

然後一幌子，十多年了。人呢，仍在；事呢，計算不清。「革命」已經成為我們不以爲不可抵及的「可能性」。而事實，不知由那個年頭開始，「革命」紛紛高舉出不同圖騰的色號／旗幟／牌子／綢領，山寨林立，障營分明，每個熟悉的名字開始騰起，因爲你們都是頭頭。不幸，我母親天生我不是一塊「參政」的好料子，因而頭巾氣甚重的我，却甚爲愜意地作一名多處過從的清客；最後，結婚去了。這件事，你一定記得的，不然，你不會耿耿於懷不會請你去上輩人爲我擺弄的婚宴。

究其實，生命的過程有着必須羞愧的段落。

由於不斷地在今日某些看似頗夠份量的雜誌及專題探討的書冊上，時常有緣拜讀了你手著鴻文比如現今革命形勢分析／香港往何處去／香港學生運動總評等諸如此類的大題目。再因它仍會使我怦然心動及緊張得必須終宵攪讀的原故，觸發了我對你作爲執筆者／熱血份子／革命者／領袖等等身份的懷疑與及由心底間不可遏息冒出了悲哀。我懷疑「真、識」是不是你所着重的爲文原則，悲哀的却是你過早收割所謂「革命」的成果，你手中刈出來的，仍是一縷滋養未足的弱莖，而你却說是「意義重大而對今後發展無疑地起指導作用」的果實。

一直以來，殖民地年輕一代對民主初階的認識仍嫌未足，就連召開一次會議的事前籌劃事後執行的本事還未把握得好。你却急於：民主集中制必須矢志實行／核心小組必須成立／它是籌組先鋒黨的必經過程／工人佔領工廠成立工人委員會／學生接管學校成立學生委員會／香港革命是中國革命的先行

若

部份。這些，我都可以相信和可能接受，但它僅是一道命令似的概念，生吞硬嚥，胃痛了不知多少次。

對於生命，我總抱着一份莫可名由的驚惕，恐怕生命裡有太多割裂行爲和謀術。真的，你得承認，釣魚台運動剛勃發時，你竟一溜烟地往外地跑（誰可制止和過問你？），回來時，局面演變成聯合陣綫，而你竟敢說報社與聯陣是兩回事，不要攙在一起，自然你又溜走到你們向外佔有極大光彩的報社去。當人們在外走逐時，你埋首在書堆「養氣」；興緻來時，總會掀起一場莫測高深的辯論，於是人們在運動的間場中得以給你機會去作政治性的分化，組合小流派（你得緊記，正式來說你只在街頭露了一次面，被捕後保釋緩刑，這就是你以後不須再「出面」的保護色了）。分裂成功後，小流派有了你的聽衆，你的儀表舉止開始受人仰望注視，私底下更有人出錢請喝酒清談，請吃飯聯絡。你不必工作，烟飯酒食居所遊樂俱無問題，有人因受不了經濟上被拖跨而靜悄悄地離去／有人到「資本家」的超級市場等免費飽肚，兼且携其餘回供／有人打架／有人姘居／有人饑食終日但亦無所事事／有人會上滔滔却出街無胆。這就是你們小流派立了門戶後的起居寫照，那裡聚的儼如流氓散仔，館內也就是散仔館也不如的污垢風光。當某個運動發起時，也就是募捐得來的金錢可以消解經費困境的良機，當然從來沒有正確財政報告，每次派發的傳單內總由一句八股無力的口號押尾收筆。朋友，這就是革命嗎？就真的是你神聖政治信仰中可以無關的個人或現實生活行爲嗎！

我很愚魯，以爲革命必是先從革自己的命開始，革自己浸淫過久的作風習慣爲切務。你要我「信仰」革命，不會很困難，因爲香港每一個人都在意識與形態可以分談的渾噩社會中。我說，我相信馬列／我相信巴枯寧／我相信托洛斯基／我相信馬古沙／我相信捷．古華拉／我相信毛澤東，確屬最易不過，因爲籠統的一番言詞術語便足可把人騙倒。但如是我說——我要從實際生活言行去實踐作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同路人的嘗試，要尋求非資本主義文化薰陶影响的操守，甚至，不！我不空談作馬列信徒，我先作人，作一個有基本規範品格的人，然後才有資格言及革命，才有誠真態度探討問題，才光明正大地去結盟，用人格印証了信仰。這份答案，會老套幼稚嗎？朋友，你先須回答。

如果香港革命未死，則香港革命仍未誕生。

又如果「香港革命」這般如此地展開來，那會是非常小資產階級的玩票革命，當不得真——我說的。